

现象批判与根源追问：罗萨社会加速理论的局限及其政治经济学支撑

张恒玮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1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2日

摘要

罗萨以“技术加速 - 社会变迁加速 - 生活步调加速”的联动结构把时间维度置于现代性批判核心，揭示了加速社会的异化与时间规训。但其解释多停留于竞争机制与文化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生成“抽象时间”的统治缺乏政治经济学考察。借助普殊同关于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跑步机效应”的分析，能够说明社会加速并非独立机制，而是资本主义抽象时间统治在社会生活层面的表现，从而为罗萨的现象批判提供根源性说明。

关键词

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普殊同，政治经济学

Phenomenological Critique and Foundational Inquiry: The Limitations of Rosa's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and Its Political-Economic Underpinning

Hengwei Zhang

School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Rosa places the dimension of time at the core of his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rough the interconnected

文章引用：张恒玮. 现象批判与根源追问：罗萨社会加速理论的局限及其政治经济学支撑[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310-317.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93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social change acceleration—pace of life acceleration,” revealing the alienation and temporal discipline inherent in accelerated society. However, his explanation remains largely confined to competi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dynamics, lacking a political-economic elaboration of how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give rise to the dominance of “abstract time.” This article draws on Postone’s analysis of abstract labor,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the “treadmill effect” to argue that social acceleration is not an independent mechanism but rather a manifestation of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ist abstract time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life, thereby providing a foundational explanation for Rosa’s phenomenological critique.

Keywords

Ros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Postone, Political Econo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代社会理论中，围绕时间经验、社会节奏与现代性危机的讨论日益受到关注。哈特穆特·罗萨以“社会加速”概念分析技术进步、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之间的互动，揭示加速逻辑对个体生活和社会结构造成的深刻影响。相较于传统从制度或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加以批判的路径，罗萨将时间维度置于分析核心，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

然而，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在解释加速现象的深层社会根源时，更多停留在竞争机制与文化观念等社会学分析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时间结构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一理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加速批判对其深层动力机制的揭示。而莫伊舍·普殊同关于抽象劳动、抽象时间及其社会统治结构的分析，指出社会加速并非一种独立的动力机制，而是资本主义抽象时间统治结构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具体表现。这一理论阐释揭示了社会加速现象背后的资本逻辑根源，从而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时间异化与加速困境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

国外研究在罗萨社会加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蒙特罗与托雷斯通过对加速、异化和共鸣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重构，指出罗萨的理论并非单纯讨论速度变化，而是试图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改变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1]。沃斯塔尔则从时间、现代性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出发，讨论了社会加速理论的概念边界和社会理论意义[2]。这些研究丰富了罗萨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维度，但总体上仍主要停留在时间经验、主体关系和规范性批判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生成加速的客观强制，尚缺少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说明。

国内研究逐渐将罗萨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逻辑批判中加以考察。苗翠翠以“当代社会的异化新形态”为对象，分析了罗萨社会加速逻辑所造成的空间、物、行动、时间和自我异化问题，并指出加速社会批判需要进一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3]。孙亮从资本逻辑视域考察“速度”概念，强调社会加速不能被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而应与资本增殖和竞争机制联系起来[4]。王雨辰、周宜则从理论贡献和解释限度两个方面考察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指出罗萨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时间强制，但对加速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说明仍不充分[5]。程萌进一步指出，只有把现代性逻辑和加速逻辑置于资本逻辑之中，并进入生产方式变革的层面，才能真正克服罗萨异化批判的理论限度[6]。白刚、王世强则从《资本论》的时间辩证法出发，讨论资本逻辑如何组织社会时间及其可能的解放方向[7]。

本文据此以普殊同的理论为切入，试图从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为起点，以抽象时间的社会统治为中介，以“跑步机效应”解释社会加速的持续性动力。与一般的资本逻辑批判相比，本文并不满足于指出“资本导致社会加速”，而是进一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如何形成：抽象劳动使不同的具体劳动获得可比较的价值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这种比较转化为外在于生产者的客观规范，生产率提高则通过“跑步机效应”不断重置社会平均标准。因此，本文以普殊同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补充，试图为罗萨的三重加速提供价值形式层面的中介机制；其优势在于既保留罗萨对时间异化和生活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又能够说明竞争为何具有结构性强制、时间为何成为社会统治形式，以及技术进步为何没有消除时间压力，反而不断推动新的加速。

2. 社会加速理论的内在逻辑

罗萨认为，加速问题实际上一直潜藏于现代性问题之中，但其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加速模式，其内部具有复杂的结构，我们无法简单地用加速来衡量现代性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因此，罗萨从三个角度对于社会加速这一范畴进行阐释，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以及生活步调加速。所谓科技加速，是指“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过程的有意的速度的提升”以及“意图提升运作速度的新的组织管理形式”([8], p. 13)。这一理论来源于维希留“竞速学”；技术加速压缩了社会的时空结构，使具体地点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不断减弱。社会变迁的加速，则是社会变迁的速度本身在不断加快，制度、知识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8], p. 18)。而生活步调的加速则被定义为“在一定单位时间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8], p. 21)，也就是对于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的愿望。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加速并非是独立存在的不同加速形式，而是内在的相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统一体的相互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明晰，但当我们完成对于社会加速的机制的考察后，这三者的内在有机结构便会向我们呈现。

罗萨认为，社会加速的动力，首先是帕森斯所认为的现代性的核心原则——竞争。企业想要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以此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由于这种个别劳动时间最终会变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社会生产的新的标准，因此，企业只有不间断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才能始终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同时，对于个人来说，只要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想要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优势或是仅仅保持现状，都必须不断投入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其次，社会文化观念中对于现世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体验的追求，也构成了社会加速的动力之一；在这样的生命观当中，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对于这一生活方式的追求，便导致了社会步调的不断加快。在指出这两种动力机制之后，罗萨进一步指出，这些动力机制并非仅仅只作为一种外在的动力推动着社会加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以及生活步调加速在晚期现代已经成为了一种“自我推动系统”，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的自驱系统。科技加速会带来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时间模式的全面改变)，而这种社会变迁的加速对于处于竞争社会的个人来说，无疑意味着生活体验的不断更新，这也就造成了生活步调的不断加快；生活步调的加快又进一步催生对于科技加速这一解决方案的要求。由此，三者完成了闭环，构成了推动社会不断加速的内在动力。

而这种社会加速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成为罗萨理论的核心，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有一种显性的社会规范；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来进行社会规范。这种时间规范使得现代社会规范机制有了一种自然化、客观化的表象，让人更加难以察觉与反抗；另一方面，这种加速改变了我们与社会世界、客体世界以及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当下的世界当中，社会变迁是随机的、片段的，甚至是狂乱变化的，而不是进步的、有方向的。总结来说，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社会互动模式和主体形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病症，导致了异化现象。以社会加速为基础，以异化批判为

中心，提出建立消除异化和建立“共鸣社会”的美好生活的理想，构成了他建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

3.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建构

罗萨的批判理论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并综合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悖论的功能批判，关于根本性分配不公的道德批判，以及关于异化生活与虚假意识的伦理批判，由此建构起自身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具体而言，罗萨主要通过四条路径展开对社会加速及其社会病症的分析：

首先是“去同步化的功能批判”，罗萨认为去同步化“产生自‘社会世界’与‘外在于社会的世界’之间，但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当中不同的速度模式之间”([8], p. 92)。也就是人类的社会时间速度与自然界时间速度之间出现了断裂，人类社会的运动速度已经远超自然界的运动速度，这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社会内部不同领域加速速度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加速与减速之间的矛盾)，也会带来去同步化的症状，一方面，从个体角度而言会导致人的身心的超载；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而言，这种去同步化会导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失范。其次，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制于一种“潜藏的时间规范”，正是这种时间规范，弥合了两种现代社会中看似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社会中各个领域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调节与社会合作的需求极大增加；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化、自由主义化、多元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尽管人们的生活自由程度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传统社会中的伦理规制的弱化)，但是人们仍然只能“自由”地按照时间规制完成各种工作，从而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社会依赖。这种客观化了的社会规范，一方面使人们看似摆脱了传统社会中各种显性的社会规范，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自由”不过只是一种幻象，时间规范所带来的实际上是更加抽象和更加广泛以及深入的统治。并且这种时间规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了一种几近极权主义的性质。因而“要批判潜藏的时间的社会规范，就应该从一个出发点开始，亦即指出时间规范破坏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对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承诺”([8], p. 105)。

在此基础上，罗萨开始了对于“违背现代性承诺的伦理批判”的分析，现代性承诺了个体应当拥有对于自身的自主性，也就是“将美好生活的目标、价值典范，以及实践，都尽可能免于外在的压迫和限制”([8], p. 110)。这一承诺一方面必须通过政治制度来加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克服贫困、匮乏、疾病等所有不利的自然情境，让自主的生活不受约束与限制来加以实现。这一承诺只有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只有通过社会加速，才能实现对于稳固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超越，从而实现现代性的承诺。从这一方面来说，现代性与社会加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而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社会加速的力量已经不再与现代性的要求相适应，二者不再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社会加速也不再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异化成为了一种奴役的力量。社会加速不再能够为政治解放提供动力，相反，“确保、改善社会的竞争能力，亦即保住社会的加速能力，几乎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唯一目标”([8], p. 113)。在这种加速社会条件下，必然会导向一种异化状态。这种异化状态被罗萨定义为是“主体一方面可以不受到其他行动者或外在要素的逼迫，亦即行动者完全可以实现另外一种行动可能性，以此来追求主体自己的目标或实现自己想实践的事，但另一方面主体却不‘真的’想这么做或赞同这种做法”([8], p. 114)。随即，罗萨展开了“对社会加速所造成的异化批判”。在肯定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异化的理论内涵，从“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和“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五种异化形式展开了自身的异化理论，并最终通过“共鸣”理论实现了对于这一异化状态的超越，最终实现人的美好生活。

所谓“空间异化”，是指当下的社会亲近性与物理临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我们对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越来越失去兴趣，仅仅只关注其具有的功能。这种异化会扩展到物界，会造成“物界异化”，我们与

物界之间的关系随着我们对于在手之物的更替速度不断加快而逐渐淡薄，当这种快速的更替成为我们与物界交往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形式时，物界异化便形成了。而空间异化与物界异化，便会导致人的行动的异化。所谓“行动异化”，是指我们无法“感觉像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跟某些人‘宛若在家’般做某些事”([8], p. 124)这种异化一方面是由科技工具的异化所引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的行动被一系列外部的强制要求所填满，无法去做甚至遗忘了他们真正想做的事。这必然导致了“时间异化”和“自我和社会的异化”。我们的活动成为了一个个相互孤立的碎片化活动，我们无法将自身的一系列体验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种碎片化的体验模式很难在记忆中留下痕迹，这会造成一种“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体验模式，造成时间异化。“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而且对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和经验缺乏完全的吸收、占有会导致严重的自我异化”([8], p. 139)。因此，罗萨认为，社会加速带来的上述四种异化导致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结构性扭曲。主体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产品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与社会世界之间始终处于一种过度饱和的关系，我们的交往活动也始终处于一种过饱和状态：我们与他人只能保持一种浅程度的交往关系，这也就是“社会异化”。而当主体与时空、行动、体验、互动伙伴的关系都异化时，自我异化就是无法避免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异化，正是批判理论需要加以分析，并且提出解决方案的核心问题。

4. 罗萨社会加速理论的解释限度

罗萨社会加速理论的贡献，在于将现代性批判的重心从单纯的制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时间结构批判。然而，罗萨理论的解释力主要集中在现代社会时间病症的现象诊断层面，对于这种加速结构何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普遍性、强制性，仍有进一步追问的必要。罗萨把竞争视为社会加速的重要动力，揭示了现代主体为了避免落后而不断行动的生存压力。但他主要从竞争的经验事实说明加速，没有进一步追问竞争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竞争由商品生产、价值增殖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构成。个别资本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暂时优势，新的生产率水平普遍化后又成为社会平均标准，所有生产者由此进入下一轮竞争。因此，罗萨所谓竞争机制的深层根据，并不只是现代主体的成功欲望或现代制度的比较压力，而是资本主义价值形式所生成的结构性强制。若缺少这一层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加速就容易被理解为现代社会的一般竞争逻辑，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

罗萨同时也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时间规范。在传统社会中，支配往往表现为宗教、伦理、等级或政治权威的直接约束；而在现代社会中，支配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隐性的时间规范([8], p. 56)。主体看似拥有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必须按照效率、准时、灵活、响应速度和持续更新的要求组织自身生活。这种时间规范并不总是以外在命令的形式出现，而是转化为了一种自我规训的方式支配主体，主体“不得不”按照这一时间规范开展行动。罗萨揭示了现代时间规范的隐蔽性，但没有充分说明时间为何会成为支配人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还原为可计算、可比较的抽象劳动，时间也被组织为均质、连续的抽象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衡量商品价值，也成为支配生产者的外在规范。由此，时间规训不仅是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抽象时间统治的表现。

面对社会加速造成的异化，罗萨提出“共鸣”作为可能的出路。他认为，良好的生活并不是主体对世界的彻底掌控，而是主体与世界之间能够形成刺激、回应、转化的关系。相较于单纯主张“慢下来”的减速方案，共鸣理论的优势在于，它并不把问题简化为速度快慢，而是把问题放在主体与世界关系的质量上加以理解。罗萨也并不简单否定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成就，而是希望通过改变世界关系模式，走出增长社会和掌控逻辑造成的异化。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共鸣理论仍主要停留在伦理批判和生活形式批判层面。它强调主体如何重新面对世界、如何打破掌控迷信、如何恢复回应性关系，却没有

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价值增殖逻辑和抽象时间统治如何被制度性地克服。倘若社会加速的根源不仅在于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扭曲，而且在于资本主义价值形式所生成的时间强制，那么仅仅依靠共鸣关系的重建，还不足以突破加速社会的结构基础。

因此，罗萨理论的限度并不在于他没有看到现代社会的时间病症，而在于他尚未充分揭示这种时间病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基础。社会加速不是单纯由技术进步、文化观念、竞争心理或掌控欲望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抽象时间统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展开。是资本逻辑笼罩一切的必然结果。由此，若要进一步深化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就必须从其现象学诊断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借助普殊同关于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跑步机效应”的分析，说明现代社会何以在效率提升中不断制造新的时间压力，并在加速循环中持续再生产自身。

5. 对于加速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¹所使用的“超历史”的劳动概念²，普殊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具有一种历史特殊性，即作为一种抽象劳动的劳动形式，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应该开始于对于“劳动”这一概念的重新考察，这一劳动形式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形式，而是一种生产价值的劳动形式，并且这一劳动具有一种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这一劳动的二重性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根本结构性形式——商品。这一商品的价值量又为生产这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9], p. 52)。因而将商品的价值量规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过程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于个体活动的社会中介过程。普殊同认为这一过程“导致了由个体行为所建构的一种普遍的外在规范反过来施加于每一个个体身上”([10], p. 222)。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统治形式，在这一形式下“当劳动中介并建构社会关系时，它便成了统治着个体的整体性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尽管这些个体已经脱离了个人的统治”([10], p. 224)。因此在考察这一社会统治结构之前，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概念的考察。

普殊同从因变量与自变量两种不同的特征来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即作为一种因变量的时间与作为一种自变量的时间。作为一种因变量的时间，普殊同又将其称为“具体时间”，指的是一种“各类作为事件之功能的时间：它们指代着并被理解为自然的交迭与人生的周期，以及各类特定的任务或过程”([10], p. 234)。这一时间并不独立于事件而存在，往往是为事件所规定和结构。这种时间形式多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自变量的时间，普殊同将其称为“抽象时间”，指的是一种“均一的、连续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是独立于各种事件的”([10], p. 235)时间概念；这一时间“建构了一个独立的框架，运动、事件、行动发生其中。这种时间可以被分割为等同的、定量的、无性质的单位”([10], p. 235)。而这一“抽象时间”的普及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商品形式逐渐成为支配性的社会生活形式，抽象时间的使用也逐渐取代了具体时间，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时间形式。因而“抽象时间”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时间形式，同时随着其被社会地建构起来，“一旦商品成为产品的普遍形式，个人的行为就建构了一个异化的整体，它束缚并包含了个人”([10], p. 334)。由此，抽象时间又具有了一种抽象的压迫形式：一种“时间的暴政”。这一“时间的暴政”标示着一种时间的异化：从劳动作为时间的尺度转化为了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时间成为了最高的价值标准。由此，时间具有了一种客观性，“不仅

¹普殊同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定义较为宽泛，他将使用“从劳动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这一批判模式的理论都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

²“超历史的劳动”指的是一种有目的导向的、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社会活动，创造特定的产品来满足既定的人类需求的劳动。普殊同认为这一理论最终只能导向一种对于分配方式的批判，而无法达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批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构造为一个‘客观的’时间规范，而对生产者施以外在强制³，时间本身也被构造为绝对的与抽象的。规定了单个商品的价值量的时间量是一个应变量。然而，时间本身却独立于各种活动——不论是个体的活动、社会的活动，还是自然的活动”([10], p. 249)。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时间的控制把握在某一社会阶级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时间体制独立地支配着所有的人。“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而人就被束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之上”([11], p. 122)。普殊同在这里对于“时间的暴政”的分析，与罗萨“去同步化病症的功能批判”“潜藏的社会时间规范的意识形态批判”相呼应，正好构成了这一理论判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同时也为随后的社会加速理论提供了理论可能。

但仅仅只分别考察价值维度(抽象劳动、抽象时间)和使用价值维度(具体劳动、具体时间)以及二者的区别是远远不够的，这两个维度统一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中，二者是相互规定的，由此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最终构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方向性动力，普殊同将其称为“跑步机效应”。“生产力的增加带来了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的价值量的增加——直到这一生产力普遍化为止。此时，这段时间中产出的价值量，由于其抽象及普遍的时间维度，又回到其先前的水准。这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小时和一个新的生产力基准水平”([10], p. 336)。从抽象角度来讲，“跑步机效应”意味着价值量的恒常性：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单位时间下所生产的价值量最终都会回到原有的标准之下。整体来说，这一效应表现出了一种当下的静止性，时间的运动最终都会被拉回当下。而从具体角度来讲，“跑步机效应”仍然意味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即单位时间内生产的物质产品的不断增加。而这两个维度的合力最终导致了一种时间强制：一种上文所述的持续的方向性动力。在这种持续性动力之下，人仿佛置身于跑步机之上，跑步机的运动迫使人不停运动，而人的运动反而又加速了跑步机的运行速度，迫使人不断适应新的速度，由此陷入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角力之中。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人并没有因此越来越轻松，反而更加焦虑，更加疲惫。这一“跑步机效应”产生了社会加速的动力逻辑，也就构成了罗萨加速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6. 结语

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立足于为了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对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但其理论发展却更侧重于通过抽象的文化批判与技术批判，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尽管其理论不乏深刻的洞见，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仍有不足。罗萨关注到技术进步造成了新的“时间危机”，但并没有考察其政治经济学根源，未能揭示加速背后的资本逻辑。使得这一批判理论从政治议题中抽身而出，转而成为了一种心理学，文化议题[4]。他更应该意识到，时间异化、社会加速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技术”，而在于“资本”[7]。若不追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价值增殖逻辑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支配作用，社会加速就容易被理解为现代社会的一般现象，而难以被把握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结果。普殊同的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补充。资本主义劳动具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通过价值形式把不同劳动纳入可比较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将这种比较转化为外在于生产者的客观规范。抽象时间由此成为生产、交换和社会分配的普遍尺度，并以非个人化的方式支配社会成员。“跑步机效应”进一步说明，生产率提高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自由时间：个别资本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暂时优势，新的生产率水平普遍化后又成为社会平均标准，所有生产者必须继续提高效率，由此形成持续的社会加速。

还需要指出的是，普殊同关于“跑步机效应”的分析，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总体运行机制，旨在揭

³如果作为个体的生产者想要在交换过程中获得产品的全部价值，就必须将自身的劳动时间控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内。

示其持续加速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共时性特征，即倾向于将资本主义时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种分析有助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总体逻辑，但对于资本主义内部时间形式及其支配机制的历史生成、阶段演变与具体差异，仍缺乏充分展开。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12], p. 526)因此，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动力机制时，不能仅停留于整体性、抽象性的概括，而应深入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及其内在矛盾，进而考察资本时间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其现实展开。举例来说：这一理论可以进一步考察平台劳动中的算法时间问题。罗萨关于技术加速、生活步调加速和时间异化的分析，可以揭示平台劳动如何侵入生活时间；普殊同关于抽象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跑步机效应”的分析，则能够说明个别劳动者暂时形成的效率优势如何转化为新的行业标准，并迫使所有劳动者进入下一轮速度竞争。由此可以追问：算法时间是否构成抽象时间统治的新形态，平台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性是否只是形式上的自由，以及“共鸣”关系能否从个体生活实践转化为劳动者共同抵抗时间支配的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 [1] Montero, D. and Torres, F. (2020) Acceleration, Alienation, and Resonance. Reconstructing Hartmut Rosa's Theory of Modernity. *Pléyade (Santiago)*, No. 25, 155-181. <https://doi.org/10.4067/s0719-36962020000100155>
- [2] Vostal, F. (2014)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Acceleration: Time, Modernity, Critique.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52, 235-249. <https://doi.org/10.4000/ress.2893>
- [3] 苗翠翠. 当代社会的异化新形态——罗萨“社会加速逻辑批判”论析[J]. 国外理论动态, 2020(4): 28-36.
- [4] 孙亮. 资本逻辑视域中的“速度”概念——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考察[J]. 哲学动态, 2016(12): 16-22.
- [5] 王雨辰, 周宜. 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局限[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9): 90-100.
- [6] 程萌. 现代性与时间逻辑中的“新异化”——重审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1): 188-196
- [7] 白刚, 王世强. 《资本论》的时间辩证法: 资本逻辑的时间叙事及其解放[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4): 14-24.
- [8] [德]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或,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加]莫伊舍·普殊同.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1]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